

上海十年文学选集

短篇小说选

1949-1959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十年文学选集
短篇小说选
1949-1959

下 册

上海十年文学选集編輯委员会編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1959

上海十年文学选集

1949—1959

短篇小说选

編輯者 上海十年文学选集編輯委员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 155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 034 号

商务印书馆上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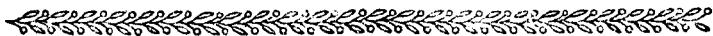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：850×1153 耗 1/32 印张：29 1/2 插页：6 字数：578,000

1953 年 9 月第 1 版 1959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30,001—74,000 册（内精装 9,000 册）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039

定价：（八）2.80 元



妻 子

艾 明 之

有一次，我随着工人姚秋根到他家去。路上，他不断告诉我厂里最近发生的各种新闻，说到一个苦了四十多年没有结婚的老工人，这个星期天就要办喜事了，他显得格外高兴：挥着手，喷着唾沫星子，好象要办喜事的，就是他自己。

可是，当我问到他家的情形时，他的脸色却一下阴沉起来了。

“唉，我那婆娘还不知道在不在家呢？……”他没头没脑的說了一句。

我觉得話里有蹊蹺，便問他說：

“她到哪里去了？”

姚秋根觉得我在看他，苦涩地笑了一笑，掉轉臉，显然不愿說下去，我也不便再問。

到了家，他推門一看，屋里果然是空的。桌上堆着晌午吃飯时用的碗筷，盘子里还有吃剩的殘菜剩湯。姚秋根阴沉着脸，动手收拾碗筷。我正要帮他，門外却进来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輕女人。

“你跑哪里去啦，看家里擦的！”姚秋根的脸变白了，鼻子一鼓一鼓的，他一定用了很大力气压制着自己，才没有叫喊起来。

那女人显然不怕他。从我手里把筷子抽走，一面抹桌子，一面说：

“在隔壁。串串门子还不行！”

“看什么时候唄，”姚秋根说，“晌午吃的碗筷还没有涮，现在天都快黑了，还不起灶烧饭，你该学学人家韩月贞的样！”

“我学不上！……”那女人气汹汹地说，也许还有一些气话要说，看了我一眼，收住了，端了碗走进后房。

姚秋根和我谈话的兴致，那天再也沒有提上来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韩月贞这个名字。我惊奇地发觉，别的工人也常常这样教训自己的妻子：

“韩月贞是这样的么？丈夫干了一天活，肚子饿的象有个乐队在吹打似的，回到家却半天捞不上一顿吃的！”

“你带孩子，人家韩月贞也带孩子，怎么你带的就跟才从垃圾堆里提出来的，人家带的就象才剥壳的鸡蛋心子，又白又胖，又光鲜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听得多了，我不禁想：“这韩月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这个想法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；好容易逮住一个机会，我就央求姚秋根，给我介绍一下这个女人的故事。

姚秋根答应了，一直谈到深夜两点多钟……

韓月貞大曹廣榮兩歲，今年剛三十歲。橢圓形的微黑的臉上，長着很端正的鼻子；嘴唇略微厚一些，但並不顯眼；細長眼睛，常常透出溫柔善良的光澤。她雖然來城市三四年了，身上仍留着濃重的鄉村氣息：青布短衫褲，褲腳管特別肥大，黑布鞋，鞋頭尖尖的，象笋壳子，曹廣榮給她買了一雙皮鞋，只在節慶日子，她才穿一下。腦後勺的發髻，仍是按照家鄉的別致樣子梳挽的。

這一切都給人以單純、善良、溫厚的感覺。特別當一個生人跟她說話時，她低着頭，浮着惶惑的，做錯什么事似的笑容，不禁使人懷疑，這樣一個女人，溫和的簡直象一個面團，任你把她捏成什麼都可以似的。在解放前那麼些年月中，是凭了什麼撐過來的？

解放前，韓月貞受過多少苦呵！

十一年前，韓月貞和曹廣榮結了婚，那是日本鬼子統治的時候，日子雖然苦，他們兩口却過得很好。十年過去了，韓月貞已經有過三個孩子，想起這一段生活，仍然感到臉紅心跳——幸福的標志呵！然而，在舊社會，窮人難得的一點幸福，也隨時會被打碎。不久，日本鬼子開始到處抓人，送往關外當勞工，曹廣榮連夜跳牆逃到上海，化了名，進了这个鋼鐵廠。韓月貞的苦厄也就開始了。

曹廣榮剛進廠時還寄些錢回家，後來自己都穿不上，吃不上，家里也就顧不上了。抗戰結束後，曹廣榮回家看了一下，

想留下，国民党又在乡下抽丁搜粮，他只得又逃回厂来。以后难得回去一次，偶尔寄一点钱，少得连曹广荣自己都感到害羞，每次到邮局，颤着手把钱寄出去，曹广荣心里要难过几天，觉得自己既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义务，也不配当一个爸爸。

韩月贞却一点不怨尤。每次来信都说，家里很好，大人小孩都过得去，要曹广荣自己保重些。其实，那一阵日子，韩月贞一人带两个小孩，还有一个长久痲痹在床上的婆婆，日子哪能是轻松的！她下地做庄稼，纺纱，搅针线活，一切都一人挑！不久，婆婆死了，一个更大的不幸又接踵落到她身上。她那小的一个儿子，突然得了惊风症。临死前，那机伶的小鬼，好象忽然明白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落到了身上，连连伸手向他妈妈哀叫：

“妈，叫医生来哩，叫医生来哩！”

一声一声的惨叫，就跟锥子一样刺心。任何时候韩月贞想起那叫声、伸出的小手……都要心碎。当时没有钱，一点办法没有。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死了。

韩月贞坐在小孩身边，一天一夜，不声不响，也不动弹。左邻右舍都耽心起来，纷纷来照顾她。有人好心地說：

“快捎信叫他爹回来吧，别再出什么岔啦！”

韩月贞拦住了。

“不，别声张，他爹最疼他的哩！……”说着说着，这才刺心刺肺的痛哭起来。

韩月贞一直把这件事隐忍着，她的心在作痛。好几次她觉得自己再也忍不住了，要写信告诉曹广荣。她总是用了更

大的力气压制自己：

“死都死了，就是告訴他，也沒有能耐把人叫回來，多一個人傷心哭啦！不，忍着點吧，將來見了面，再告訴他，他要傷心難受，有我在旁邊，該好一些。”

解放後，曹廣榮接她出來一起住。在結婚以後七八年，他們才能開始安安靜靜幸幸福福的在一起。這日子韓月貞熬了多久？對着星星月亮盼了多久？在火車上，韓月貞一路高興地、不斷地跟大兒子抗難，數說他的爸爸：長的怎樣，愛什麼，不高興什麼……有時忽然想起過去的日子，長年壓在心頭的酸辛，又擠得她忍不住流淚。

曹廣榮到車站來接她。解放不到一年，曹廣榮長得又胖又結實，方方的大臉閃着紅光。他牽着抗難走，忽然發現少了一個，便驚慌地問：

“小的呢？”說着，還向車廂里左瞅右看的，以為扔在後面了哩！

韓月貞抬起有罪似的眼睛，望了丈夫一眼，十一年蓄攔着的悲苦，一下崩了堤，她腳一頓，就在站台上大聲哭嚎起來。

這一切都象一場惡夢，過去了，再也不會回來了。

二

新的生活，給韓月貞帶來從未有過的幸福和滿足。她覺得自己不能再要求什麼了，這樣的日子，過去做梦也夢不着的啊。她覺得自己唯一要做的，就是好好整治這個家，好好照顧自己的丈夫、抗難和來後所生的不滿周歲的女孩。

天蒙蒙亮，她就起床；生火、煮水、燒早飯……因為怕燈光耀痛丈夫和孩子的眼睛，這一切，她都在暗中摸索着做。有時腳干撞在凳子上，好象刀砍似的痛，她也咬牙忍着，不呻喚。一切準備舒齊了，她才去叫醒曹廣榮和孩子，招呼他們上班、上學。他們去後，她又忙着買菜、煮飯，接着又是燒、洗、縫……她好象不知道疲倦似的，一天忙到晚，把個小小的家收拾得又干淨，又貼切；天熱的時候，房間里雖然噴了“滴滴涕”，曹廣榮和孩子睡着以後，她仍然一個人盤坐在床邊，輕輕用葵扇搧着，怕蚊子叮他們，怕熱得他們睡不着。當她看着丈夫和孩子酣睡的臉，听着他們勻整的呼吸聲，一天的勞累便飛走了，在她溫和的还很年青的臉上，便現出極大的滿足和快樂。有時，她忍不住就在兩個小孩的臉上，輕輕地、密密地吻起來。

韓月貞自然也聽到人家對她的評語的，她有點喜歡，但對那些被斥責的妻子，她又感到某些歉意，覺得是自己使大家受了罵似的。也許就是這個心情吧，她對周圍的人更謙和了，同時對自己的家，自己的丈夫兒女，照顧得更體貼入微，對眼下的生活更加滿足了。

這種滿足，隨着生活一天一天寬裕，曹廣榮一次又一次的被提拔，而逐漸增長起來。當曹廣榮提拔為生產科長時，韓月貞的這種滿足心情達到了極點。

這天早上，韓月貞待抗難上了學，趁小的還酣睡未醒，趕到菜場買菜。

這時正是十月深秋，天氣好極了，明亮而不灼人的太陽，照着她烏亮的發髻，照在她橢圓形的臉上；那臉上有一種新鮮

的极其动人的神情。

菜場上進進出出的大都是工人家屬，也有輪到休息的工人，抱着孩子，尾在自己女人后面，在菜場上逛來逛去的。韓月貞和每一個熟悉的人點頭招呼，有時停下來說幾句。從這種平常的招呼中，也看得出大家對她的好感。

才進菜場，韓月貞忽然被一陣急叫吓住了：

“抗難娘！抗難娘！……”

一個又圓又胖穿了一身花布的年輕女人，象一枚彩球似的滾到她面前。韓月貞一看，原來是隔壁李大松的女人馮小玲。

馮小玲一張嘴，話就來不及似的從喉嚨里沖出來，聲音又尖又高，仿佛對面站着的是個聾子：

“哎呀，廠里報喜隊等了半天，找不到你的人影子，你死到哪里去啦？……”

韓月貞望望聚在周圍的人，他們都是被馮小玲的聲音吸引過來的，她拉着馮小玲的手，紅着臉，懇求似的說：

“輕點，小玲，輕點，當街當路的！”

馮小玲嘴碎，愛串門，愛開玩笑是有名氣的，這次却很認真，拉着韓月貞的手，就向後走：

“好，不信？家去看看！”

韓月貞紅着臉急忙分辯道：

“我沒說不信啊，到底什么事？”

“曹廣榮當科長啦，你还提了籃子在这里逛哩！”馮小玲笑着大叫。

韓月貞身上一震，微黑的臉忽然紅一塊，白一塊。她是听曹广荣提起过这件事的。但她认为，这是一个大得可怕的职务，未必真会让曹广荣干。过去在乡下，一个区公所的文书，气焰就有半天高，她简直想象不出，一个科长会是怎样的！她隐隐替曹广荣耽心，怕他抗不下，而且也不相信真会圈上他。现在果真当上了，韓月貞心里又欢喜又有点虚浮。她慌慌张张的对馮小玲說：

“那我們快回去吧。”

馮小玲拍拍手背說：

“你現在又忙什么，找不到你，人家早轉回去了。走吧，陪我买菜去。”

韓月貞并不失望：

“不啦，你自个去吧，我先回去瞧瞧。”

一出菜場，她就飞快地朝家跑。脚底好象踩在棉絮上，有点軟，有点沉。心里好象有什么东西向上涌，向上泛，使人覺得，非得大声笑几下，才能平靜。路上有人向她打招呼，她也沒有注意，恨不得一脚就跨到家。

她並沒有順利地走到家，半路上，她又被工校教員庄新英拦住了。

“曹大嫂，你为什么把識字課本退了呢？这是好事啊，可以識字，又能跟家屬一起，常讀讀报，討論討論事情。”

庄新英剛滿十七岁，初中毕业不久，就来厂当教員。虽然戴了眼鏡，一言一動努力作出老成的样子，那張小臉仍然是一副年輕幼稚的神气——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哩！

韓月貞為難了一下說：

“我知道是好事，可我忙不過來啊，兩個小鬼，廣榮又……”她原來想說：“廣榮又當了科長了，我得更好的照顧他！”但她看了莊新英一眼，忽然覺得自己不該在別人面前，這樣炫耀丈夫，便羞怯地停住了。

“老曹不同意嗎？”莊新英吃驚地睜大眼睛，她的小臉顯得更稚氣了。

“她好象還不知道廣榮當了科長了。”她忽然有點不快，冷淡地辯解道：“不不，老曹什麼也沒說！”

“那為什麼呢，”莊新英說，“你才兩個小孩，崔大嫂四個，（莊新英擡起嘴，豎起四只手指）也參加了呢！”她越發熱情地游說起來。

韓月貞浮着為難的笑容，她的心早就飛回家了。家裡怎麼樣了呢？小的醒了沒有？報喜隊真的走了嗎？……莊新英的話好象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，迷迷糊糊的，在她腦子上一閃就過去了。

“說定啦，曹大嫂，明天一早我把課本跟你送回來。”

韓月貞驚醒過來，急忙說：

“不，莊老師，實在不行，過一陣再說吧，家務太忙！真的，過一陣再看吧！”

莊新英認真看了她一眼，明白一時說不過來了，便嘆了口氣說：

“好，回頭我們再談。曹大嫂啊，現在大家都要求進步，我們家眷不進步也不行啊！”

韓月貞沒有注意她的話，匆匆分了手，便趕緊朝家走。

挨近家門，她只覺得心里哄的一下，整个人似乎輕輕地升騰了起來。門楣上挂了紅綠綢帶，兩邊各貼一張紅聯子，她看不懂上面的字，也猜到了里面的意思。她急急跨進門，小的睡在床上，已經醒了，却不鬧，獨自舞着小手小腳玩。桌子當中放了一張大紅布，上面一個大金喜字，在陽光下熠熠閃着亮。

韓月貞忽然覺得頭里有點發暈，她恍恍惚惚走到桌子前，把菜籃放在桌上，手搭在籃框子上，把梳着髻子的頭慢慢地垂下來，貼在冰涼的手背上。

一種從不曾有過的喜歡，猛烈地震撼了她。……

三

曹廣榮回家吃中飯時，又一次証實了這個喜訊。但他說的並不多，匆匆吃了飯，又趕着進廠了。韓月貞簡直吃不下飯。她收拾了碗筷，開始煮奶糕給小女兒吃。

馮小玲嘴里嘩嘩剝剝的咬着葵瓜子，又來串門。韓月貞歡迎她這個時候來，她要把自己的歡喜也分點給別人。

“大松回來吃飯了？”她問馮小玲。

“沒有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吃了。”

“為什麼不等等他呢？”韓月貞驚訝地問。

“等他干什么，他在外面還怕沒好的吃！”馮小玲圓盤一般的臉，忽然透出少有的痛楚的神氣，“抗難的娘，我們女的總

是竹节命，生活好了，男的就变心。”

韓月貞常听到馮小玲夫妇干仗不和的事，但她并不热衷探听别人的私事，知道的也就不很清楚。有时她甚至对馮小玲不满，觉得她不該这样对待李大松，李大松千錯万錯，毕竟是她的丈夫，她的貼身亲人啊。現在她却一心同情她了，而且惊讶地发觉，这个平素嘻嘻哈哈，嘖嘖喳喳的女人，心里有着深沉的痛苦。

“你別老往暗处想呵！”她安慰地說。

馮小玲苦笑一声：

“不，我想的才豁朗哩！离，我不干；沒这样便宜事让他掇！要虐待我么？哼，那可不行，有毛主席的婚姻法哩！”

韓月貞叹息了，不知再跟馮小玲說些什么好。

馮小玲叹了口气，忽然搖了搖頭，好象要把什么討厭的东西摔掉；她拍拍韓月貞的手，大声笑起来，恢复她往常的样子：

“我說你啊，也当点心，老曹当了科长，抖了，別又生了外心！現在厂里摩登女学生多的很，而且时兴跟工人結婚，叫什么結合，你可得留点神呵！”

韓月貞平靜愉快的心，好象被什么整了一下，她低着头，一面給小孩喂奶糕，一面勉強笑着說道：

“我們老夫妻啦，再說广荣也沒有大松年輕……”她还想說些什么，喉嚨里有一团柔軟而堅韌的东西梗着，使她說不下去。

兩人忽然都沉默下来。

馮小玲看看她，明白自己說了不該說的話，为了驅散这股

沉重的空气，她站起身，作出快乐谈谐的样子说：

“不，我们不提这号倒霉事。走，剪头去，你这位科长太太还梳了个巴巴头，象啥啊，干脆一齐去剪了！”

馮小玲拉着韓月貞就走。韓月貞一手抱小孩，一手抓住門框，笑着央求道：

“算啦，你去吧，別出我的洋相，我都三十几的人啦！”

馮小玲拉着，嚷着，鬧了半天，韓月貞怎么也不答应，最后只得一个人走了。

韓月貞把小孩放下，哄她睡了。然后又开始每天的例行工作。但她今天的心情却有点异样，馮小玲的話在她心里起了影响。她好几次拿起鏡子照自己，照一次她就觉得自己难看一次：髻子是古怪的，眼梢梢上有皺紋了，手是粗大的。于是，她第一次想起来，自己比曹广荣大了两岁，没有文化，什么都不懂。……她的心有点发凉，又有点空，好象被誰蹬了一脚，陷了一个大口子，剛才的欢快忽然消散了。

“別疑心生暗鬼吧，”她对自己說，“广荣可不象李大松！”这样一想，她心里就象寬松一些。不久，她的臉色又变了，“他不会象李大松那样胡来，可是能保定不变心么？小玲說話虽然顛顛乎乎的，那句話說的还是有理，科长可是一个大干部哩，我要是一个姑娘家，巴不得也配上这样一个对象！”

韓月貞好一陣不能正常的干活，怔怔坐在椅上出神。但她毕竟是这样一个女人，当柜上鐘鳴四下，她立刻就振作起来，准备晚飯。曹广荣回家时，跟往常一样，得到了可口的飯食，打好的洗臉水，鋪好的床……

但韓月貞心里却落下了一点阴影，看来这阴影在不知不觉中扩大了，……

四

曹广荣当了科长，工作很紧张，什么都是新的，什么都得学，又什么都想一下搞好，这几乎是每一个新提拔起来的干部的心情，而这就把他最后一点在家里活动的時間都挤掉了。他一早进厂，中午有时根本不回来吃饭，即便回来，也三口两口，狼吞虎咽，吃了就走。晚上常常夜深回家，疲倦的連脱衣服，跨上床睡觉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过去两年，曹广荣常常还能伴韓月貞一天半天，看个电影，带小孩到公园去走走，现在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韓月貞有时三四天跟他說不上一句話，一种隱隱約約的不安，在韓月貞心里滋长。特別当她想起馮小玲的話时，这种不安便象有着棱角的石子，梗得她心痛。

“不会的，广荣不是那号人！”她努力安慰自己，“科长是个大职务呵，还不够他忙的！”

一件事，却把她这点安慰也打碎了。

这天下午，吃过飯，洗了碗盥，韓月貞抱了小女儿进厂去，准备到工会福利科去領二煤票，同时替小女儿种卡介苗。韓月貞平时很少来厂，她立刻发现，个把月不来，厂里就有了許多变化，路开闊了，新矗立起两支烟囱，又高又大，灰青色的筒身，在阳光下閃着亮光。厂外的竹篱，原来都散落褪色了，现在已圍上新的。一幢新的楼房正在东北角的空坪上建筑起

来，曹广荣曾經和她提起过，这是一个新建的俱乐部。……韓月貞看着这一切，感到又新鮮，又兴奋，她觉得这一片兴盛气象，有她丈夫的一份功劳在里面。

她經過一个办公室，无意中回头一看，她的臉色变了，眼睛痛苦地眯了起来；从一个明亮的窗子里，她看見曹广荣和对面一个女职员正在談什么事情。那女职员側着头，臉上浮着似笑非笑的神情，望着曹广荣，（韓月貞心里不禁生气：一个女的，怎么能这样看男人家！）入神地听着曹广荣說話。她穿着普通的灰色列宁装，但洗燙得很整齐。曹广荣起勁地說着，揮着手，女的大概提出了什么，曹广荣于是更加努力地說，韓月貞痛苦地想到，曹广荣这样热烈地同她商量一件事，还从来没有过的哩。

忽然，有誰下了口令似的，一陣笑声，冲到她耳里，她看見曹广荣和那女职员一齐笑的伏在桌上。韓月貞咬着嘴唇，抑制自己不要哭出来，紧紧抱着小孩走了。

她去領了二煤票，又到医务室，給小孩种了卡介苗。这一切全都象在雾里进行的，恍恍惚惚。那可怕的笑声，象雷一样在她脑里轰轰响着，不曾离开。当医务室的护士，举起小孩的袖子，准备种卡介苗，她忽然說：

“怎么能这样笑呢？真是！”

“什么，你說什么？”护士惊异地問。

韓月貞清醒过来，狠狠地紅了臉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是跟你說的。”

回到家，韓月貞才发觉小孩在路上就睡着了。她把小孩